

当真是“男人四十一枝花，
女人二十愁婆家”？

罗畅(化名)出生于1990年11月,今年23岁。本以为“还年轻”的她,却在家人的压力下一年相亲了5次,“这也太早了吧!”她无奈感叹。不过,婚介所工作人员却表示,在他们那儿,90后女会员“一抓一大把”,最年轻的已有95后。

现代快报记者 王颖菲

大学刚毕业 90后女生一年“被相亲”五次

她不急,但父母很焦虑;婚介所:不稀奇,95后女生都来找对象了

被逼着相亲

23岁,一年相亲五次都失败

罗畅的老家在无锡,在南京上完大学后,便留了下来,目前在一家传媒公司上班,做普通职员。

因为在大学里没有谈恋爱,2012年一毕业,父母便开始催她找男朋友。催了几次发现没有效果,干脆帮她安排相亲。虽然罗畅自己对谈恋爱、结婚这件事并不着急,但考虑到父母托人、托关系费了很大工夫,便也只好配合。“就这样,我走上了漫漫相亲路。”

罗畅第一次相亲,是邻居介绍的。然而“乌龙”的是,和媒人去和男生见面后,对方却一脸愕然,根本不知道自己今天是相亲的。最后才闹明白,是被一厢情愿的家里人“骗”来的。可想而知,一顿草草的

午饭过后,两人就再也没有联系。

第二次的相亲对象,是罗畅至今唯一算谈过的正式的男友。两人通过罗畅的表姐认识,年纪相仿,也挺谈得来。但罗畅在南京,男生在无锡,异地恋只持续了半年。

第三次相亲之所以“黄”了,是罗畅觉得对方性格有问题,且男生似乎有些显老。“和他伯伯一起来的,我竟然没看出来哪个是他。”

第四次没成功的原因,是男生太黏妈妈,“我是来找老公,又不是来找妈的。”

最近一次,依旧是邻居介绍。两人一直通过QQ联系。但是互传过照片后,男生就在网上没了踪影。“可能觉得我不是美女吧。”

主动去相亲

“女生过了25岁就没市场了”

“现在我对相亲这个东西,已经从无语转为淡定了。”尽管如此,但罗畅表示,现在每次回家,家里人的催促,甚至是吵架,还是让她很无奈,“我不想让家里这么操心。”

可是想想自己年纪不大,罗畅又觉得没理由这么着急。“哎……求指导!”

对于罗畅的苦闷,不少人都报以理解。“是早了点,才20出头呢。”

而待字闺中的85后,更是“无语凝噎”。今年26岁的白领小朱忍不住吐槽,“我一个1987年的都不急,她90后急什么?”

不过,据了解,不少90后女

生,确实已经开始着急了。

1992年出生的小林目前做文秘工作,她半年前刚和上一个男友分手,几周后,就开始十分着急地托所有姐妹帮她“物色”下一个目标。

“半年相了三个,好像都不是特别满意,要抓紧了。”小林直言,她的焦虑来自这么一个说法,“男人不管到多大年纪,都可以找18岁的女生,但女生一旦过了25岁,就没有市场了。”

尽管这么说有点夸张,但小林很认真地说,“这个社会,好男生总是最抢手的,我现在不趁有资本的时候抓住,以后就更抓不住了。”

婚介所

为早早抓住“好男人” 她们只得更早地相亲

在新街口一家婚姻介绍所工作的李女士告诉现代快报记者,来婚介所相亲的90后女生,如今是“一抓一大把”。会员中最年轻的女生,已是95后。

她表示,社会对男性的要求越来越高,为早早抓住“好男人”,女生们只得更早地进入相亲市场。当然,也不排除一些90后早早开始相亲,是希望早点尝试,多认识点人,同时不断提高“相亲技巧”。

她说,一些家长急着把90后的孩子推上相亲路,她觉得没有必要。

快报征集到的成绩单越来越“老”

不同年代有不同的青春

56岁市民珍藏着父亲在中央大学的成绩单 60多年前 六七十分就算高分

建邺区文化馆开展文艺讲座 大爷大妈 看着电影忆青春

10月8日,现代快报报道了70岁的南京老人盛祖安的故事,作为上世纪60年代南京大学的本科生和研究生,他至今仍然珍藏着大学时期的成绩单。

近日,在新街口工作的孙贵明先生给现代快报热线96060打来电话,他的父亲孙夔(ku í)麟1945年考取中央大学工学院,是68年前的大学生。“虽然父亲1994年去世,但他的抽屉里仍然存放着当年的毕业证书和成绩单。” 现代快报记者 郝多

4年60多门课程,六七十分已是高分

孙夔麟1923年出生,1945年考取并就读中央大学工学院土木工程系,1946年7月,中央大学搬回南京,1949年7月更名为南京大学。

56岁的孙贵明拿出来的这份成绩单,有报纸打开这么大。让人惊讶的是,成绩单正面是“毕业证书”,反面密密麻麻地记录着大学4年60多门课程的成绩。从1946年-1949年,每一学年的课程名称都是用小蓝章敲上去的,比如第一学年有“投影几何”“机械画”“英文作文”等,第二学年有“微积分”“木工”,还有选修的“工程地质学”。

现在的大学是越到大四,课程越少,那个年代可不是这样的,孙夔麟的成绩单上,大四的课程有20门之多,远远超过大一的8门课。

“你看,那时的老师登记得挺认真,学时和成绩全部用钢笔工工整整地写上。”孙贵明说。最后还有平均成绩和学分累计。

在这份成绩单上,孙夔麟的成绩主要集中在六七十分,偶尔有一些科目上了80分。“父亲告诉我们,这已经算很好的成绩了,就相当于现在的九十多分。”孙贵明笑着回忆,“从后来他留校任教就可以看出,他成绩还是非常优秀的。”

两份毕业证书,带着特殊的时代烙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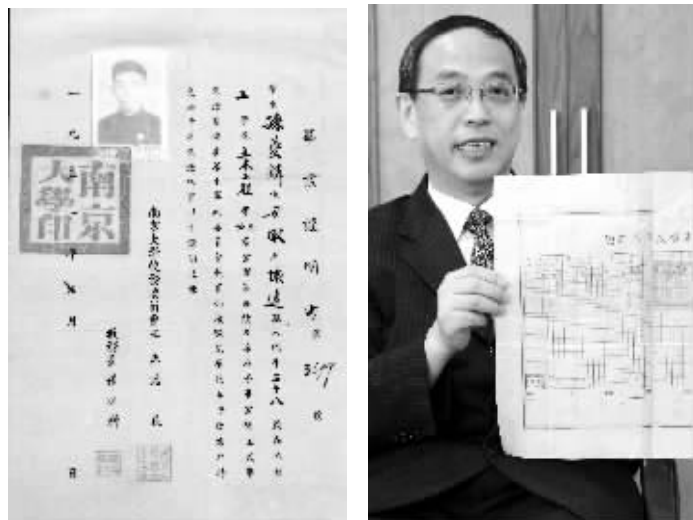
孙贵明告诉记者,父亲1945年考取了两所大学,一所是中央大学,另一所则是中央政治大学,“这两所大学相当于现在的清华北大。”

有趣的是,孙夔麟的成绩单有正反两面,一面是成绩单,另一面则是毕业证书,“学生孙夔麟系安徽省怀远县人……在本校工学院土木工程学系肄业四年期满……”

值得一提的是,除了这份毕业证书外,孙夔麟还有另一份毕业证书,为什么会有两份毕业证书呢?

“父亲收到的第一份毕业证明书应该是这份。”孙贵明拿出另一张毕业证明书,上书:修业期满成绩及格准予毕业,除正式毕业证书俟呈华东军政委员会教育部核完后再行发给外,特先给予毕业证明书,以资证明。落款是1951年7月。

而那份又有成绩单又有毕业证书的则是1951年12月才发到孙夔麟手上,“你看,左下角有个长方形的蓝色印章,内容是‘公历1951年12月华东军政委员会教育部核发’。”“父亲大学毕业正值刚解放,华东军政委员会接管城市,很多工作百废待兴,处理相对滞后。”孙贵明推测,这也是父亲那个年代,拥有两份毕业证书的“特殊原因”。



60多年前中央大学的毕业证书
现代快报记者 李雨泽 摄

孙贵明拿着父亲在中央大学的成绩单

《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》《小时代》……今年,几部有关“青春”题材的电影热映。昨天,建邺区文化馆邀请江苏省电影电视评论学会秘书长舒克先生,给大家讲评了“电影中的青春”。

上午10点,建邺区文化馆一楼大厅座无虚席。来听讲座的,多为大爷大妈,还有80后、90后。

舒克先生以不同时代的“青春片”为题,对上世纪三十年代、五六十年代、七八十年代,以及当今年度不同影片展开分析讨论。

“特别有意思!”一个多小时的讲解中,大爷大妈一点都没有觉得深奥、枯燥。原来,舒克先生做了大量功课,下载了不同时期脍炙人口的“青春大片”,如《青春之歌》《我们村里的年轻人》《小字辈》《街上流行红裙子》等等。影片引起了他们的共鸣,将他们的思绪也带到了曾经的青葱岁月。

“我们小时候娱乐活动非常少,看电影是最高兴的事了。”68岁的张大爷告诉记者,以前,南京各大影院每到暑假,都会推出儿童专场,学生凭证件只要5分钱就能看一场电影。他曾经花两元钱,把各大影院的电影都看了个遍!

“以后我们会经常开展这样的讲座。”建邺区文化馆馆长葛焱介绍,他们以后每个月都会请不同专家来讲课。

现代快报记者 钟晓敏